



暴風雨之夜

曲 延 坤 等 作
山 東 人 民 出 版 社

暴風雨之夜

曲 延 坤 等 作

山 東 人 民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五 年 • 濟 南

暴風雨之夜

曲 延 坤等作

*

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濟南經9路勝利大街）

山東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01號

山東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山東分店發行

*

書號：1283

開本787×1092 1/32 • 印張 3 3/16 • 字數：52千

1955年6月第1版 1956年5月第3次印刷

印數：7,501—27,500

統一書號：T 10099.366

定 價：二角九分

目 錄

暴風雨之夜·····	曲延坤一
重 逢·····	亦 石 晃
一個小學畢業生·····	鄭 重 二
南屋北屋·····	杜 耀 順 亮
張雲峯的入社·····	亦 石 公

暴風雨之夜

曲延坤

一

呼呼……嘩嘩嘩……轟隆隆……

雨攪着風，風捲着雷，襲擊着黑暗無邊的夜。

區公所文書老劉，被室外的吼叫聲驚醒。他揉了揉眼皮，忙翻身下牀，把罩子燈點上；又急忙慌促的把北窗台上的書籍挪了挪地方——底下的兩本，已被濺進來的雨水浸濕了。

交通員小王也醒了。他慢悠悠的爬起來，對老劉說：「啊呀！這麼大的雨！外面有沒有怕濕的東西？」老劉瞅了他一眼說：「沒有——你又待上茅房嗎？」小王慢吞吞的說：「不。剛才沒下雨時我剛去了，還不到一點鐘呢。」說話時，小王的臉正朝着燈光，那副削瘦的面孔被燈光一映，顯得更加黑黃，真不像個血氣方剛的青年樣了。老劉

同情的看了他一會兒，暗想：「十天前還是個虎彪彪的小伙子，現在就變成了這副樣子！」因此就又疼愛的說：「你別坐着了，快躺下休息吧！」

這時候，辦公桌上的電話鈴突然噹啷啷的響了。鈴聲響得非常急迫，屋子裏的空氣也隨着突然緊張起來。

老劉像被什麼刺了一下，心頭一炸，急忙拿起了耳機子。

小王坐在牀上說：「半夜三更來電話，準有急事！」便下了牀，靠在老劉的身左邊，把頭靠在電話耳機子那裏。

老劉呼吸急促的問：「哪裏呀？」

「喂喂，六區嗎？我是縣府辦公室。」是個嘶啞的男低音；這聲音又親切又熟悉。

老劉急忙說：「你是劉主任吧？」

「是啊是啊，喂！你是老劉吧？」

「是我。劉主任，你有事嗎？」

「喂，你聽着，我對你談個緊急消息。」

小王聽說是「緊急消息」，心裏撲咚撲咚的跳了起來：「這般時候，能有什麼緊急事情呢？」他閉住了嘴，壓住了呼吸，聽着劉主任一字一字的說：「山東氣象台二十五

日八點鐘發佈警報說：『二十六日——明天中午，咱省昌濰、萊陽一帶，有七級到八級的大風，並有暴雨。』喂，聽清了吧？」

「聽清了，你說吧。」

「喂，現在你們那裏下雨了吧？」

「下啊。」

「喂，你們不要大意，這還不是明天的風雨。……喂，你們區裏的負責同志都在縣裏開會，老劉同志，你和在機關的同志研究一下，馬上分頭冒雨出發，到各鄉村作傳達，發動羣衆把將要成熟的大秋作物捆起來——能捆多少捆多少——預防風折；羣衆的癆病房子，能來得及修整的即修整，不能修整的即搬出來，免得人財受損失。喂喂，要嚴格注意的是，一定要打破羣衆的怕麻煩思想和僥倖心理——這是關鍵問題！」……

老劉把耳機子沉重的壓在電話機上，千斤重担猛然壓上了心頭。

室內的空氣越來越緊張，越來越沉重，好像風雨把世界上的空氣都壓擠進了這屋子，變成了鐵硬的一團，擠得人心裏難受，壓得人喘不動氣。老劉心裏火燎油燒，右手不住的摸弄着皺起的眉頭，兩隻脚不自主的走到門口又走回桌前；兩隻眼睛忽而瞪大，忽而又縮成了條細綫；他自言自語的說：「火急火急！人民的利益……戰鬥的任務！……」

指導員、區長都開會去了，同志們都住在點裏，這這……」

交通員小王，直挺挺的站在電話機前，他氣喘喘的，心裏就像點上了一把火。他恨不能插上翅膀，飛到這鄉再飛到那鄉，送去這火急的消息，使上千萬的羣衆，馬上在暴風雨的黑夜中投入戰鬥！他忘記了自己還是個站都站不穩的病人，他把手猛的一擺，目光炯炯的對老劉說：「老劉！快寫通知！同志們不在家咱也能完成任務！」

老劉抬頭看了看小王，見他正在迅速的扣衣服的紐扣，身子硬梆梆的，眼睛閃着剛強明快的光芒，顯出一副就要投入戰鬥的雄姿。老劉想：「他白天連上茅房的勁都沒有，現在却全身都是力氣，是從哪裏來的這股勁？啊，他的感情激動得太厲害了。」於是，老劉便親切的安慰他說：「小王！你快躺下睡覺吧；外面風大雨急，你出去站也站不住。」

小王聽老劉這麼說，心裏怪吃不住勁，他暴躁的說：「你管『寫』，我管『送』。你寫出來我就保證送到！」

老劉苦笑了一下說：「寫？這麼大的雨，通知帶在身上還不淋壞了。你快安心休息吧，這工作不用你。」

「不用我？——我還非去不行啦！你不寫，我去口頭傳達！」小王說完，便東看西

瞰的找雨布和筆笠。老劉忙把他推到牀邊說：「你這是幹什麼？要是你沒有病，你不去也得叫你去……」

這時候，小王覺得肚子下墜，便向茅房走去。一出門，電光一閃，眼前一陣黑，身子不由的一搖，小王怕被老劉看見，急忙扶了扶門框，糾正了身子走出門去。

痢病，這病不大可真治人。小王蹲在茅房裏，就像抽筋換骨那樣難受；他站起來還想蹲下，蹲下又想站起來，遭了足有十五分鐘的罪。等他再回到屋裏時，只見炊事員老李坐在牀上抽煙，却不見了老劉。他奇怪的問老李：「老李！老劉上哪去了？」老李磕了磕煙袋鍋，支支吾吾的說：「剛……剛才出去了。」小王更着急的問：「到哪去了？你不知道？」

老李故意避開小王的視線，不急不躁的說：「準是找姜主任研究工作去了——區委委員不是就他自己在家嗎。」

小王默站了一會兒，心想：「老劉沒在眼前，這正是我出發的機會！」想着，便把身上帶的錢、小本和怕濕的東西掏了出來，披上雨布、戴上筆笠，對老李說：「老李！等老劉回來，你就說我出發了！……你告訴老劉，叫他放心，就說我一定能完成任務！」

老李見小王要走，沒顧得穿鞋就跳下牀攔住他的去路，喝道：「先別走！」

老李知道，小王是個性格倔強的小伙子，凡事是「一不作二不休」，凡是他下決心要做的事，就是前面有刀山他都不怕；誰要攔住他不讓他走，他就眼一瞪腳一蹬把你甩開。可是現在呢？小王有病，走起路來都亂搖晃，老李覺得有把握治住他。他想：「在往日咱不敢近你的前，哼，今天呀，別看我這個乾癟老頭，就有你這麼兩個小伙子也反不出去！」

小王見老李攔住了他，着急的說：「老李，我告訴你說：我知道你攔我是好意。可是你得想一想，如果你病了，但是有很多人等着你做飯吃，難道你能躺在牀上養病，叫他們挨餓嗎？閃開閃開！」老李也很固執的說：「閃不動，開不開，我就不聽你說！你不是去做工作，簡直是想去找麻煩！實對你說吧，老劉臨走告訴我，叫我管住你，哪裏也不讓你去——區長他們不在家，老劉說了就算；我有權力管住你，快快快，上牀睡覺去！」

小王見老李執意不讓他走，發火了，說：「老李！我看你一點羣衆觀念都沒有！現在任務催着我，人民等着我，而你却偏偏來阻攔我！你願意看着羣衆的房屋倒塌、莊稼折斷？你就不願早實現社會主義？」可是，老李一點也沒聽他的話，只是一股勁的攔住他

往裏拖，說：「你，你這個病樣完不成任務，你在家裏我去！」小王掙扎了一下說：「你別包辦代替，你的工作是做飯；這是我的事！」說完，猛一使勁，把老李擡在門檻上。老李「哎喲」了一聲，罵道：「你哪裏來的這股愣勁？我看你長病淨裝蒜！你想要了我的老命啊！」

等老李爬起來時，小王早不見了。老李忙冒着雨趕了出來，一面大聲喊着：「哎！小王，你回來呀！」「小王！咱倆一塊去呀！」「小王！給你塊棍子拄着走呀！」可是，他得到的回答只有風聲、雨聲、雷聲。小王早已消失在風雨交加的夜色中了。老李感覺非常不安，有心去追趕小王，但又不知他朝那個方向去了。於是，他默默的站在門外，任風吹着、雨淋着，一時不知所措了。

二

小王，今年剛二十歲。生得粗眉大眼挺俊秀的。身體挺結實，有股愣勁。平常言語不多，說出句話來硬梆梆的。

過去，小王工作原很積極。自從今年四月裏，他的工作情緒突然低落下來——他越來越覺得幹交通工作是「沒出息」的事。原因在這裏：有一天，小王回家看家，碰見了

他那個在天津開鋪子的表哥。表哥穿着一身藍呢子制服，穿着雙放光的紅皮鞋，戴着頂八角呢子帽，鑲着顆金牙，抵着生髮油的頭髮亮晶晶的，臉胖乎乎的，挺着個大肚子。他開口問小王：「是你在區上當小衙役？」小王被這麼一問，臉像被人打了一耳光一樣，「刷」的一下子紅了。表哥又說：「幹什麼不好，你怎麼專幹這號跑腿的下賤事？唉唉！咱兄弟們數你這差事強啦！」臨走，他表哥還給了他二十塊錢，並對他說：「不願幹交通時，就到天津去找我。」從此後，小王的工作情緒消極疲沓起來，天天無精打采浪浪蕩蕩的。

這區五天五個集。區裏有了通知或信件，小王便登上車子上了集。找生人捎，叫熟人帶，匆匆忙忙的分完了，就跑到他未婚對象家歇了起來。有一次，區裏向鄉裏分發召開縣人民代表大會的通知，小王還是到集上去找人捎。給院上鄉的通知，是叫個鞋匠捎的。鞋匠把通知給掖在鞋空裏，回家忘了送，使這個鄉的人民代表，晚參加了半天會議。還有一次，區委發給鄉支委一個密件，小王送到半路，找了個在村執行徒刑的反革命分子給捎去了。

小王的未婚對象叫桂貞，是趙家鄉的婦代會主任。工作積極，人長的也漂亮。和小王訂婚剛一個月，她忽然看到小王一天兩頭往她那裏跑，不正經幹工作；說起話來淨落

後腔調，批評他也不肯接受，因此她跟小王的感情越來越淡，後來小王去找她，她就躲開不見。不多日子就聲明跟小王斷了關係。

小王性子倔強，他雖捨不得桂貞，有時他難過的偷着掉眼淚，可是再也沒到桂貞那裏踏個腳印。

小王心裏有些不能對別人說的話，好背後裏對炊事員老李談談。當老李聽了他不願工作的話後，急了，他說：「夥計，咱們是窮小子出身啊！現在咱們家裏剛抬起了頭，國家剛剛進行社會主義建設，咱就不想革命了，你待想着幹啥去？」小王很委屈似的說：「老李！咱不是不想革命，就，就是幹膩了這交通工作了……」

老李一聽，反對的說：「噢，噢！你本事小，志氣高，原來你是想當個『大角』！好啊，要是你能頂梁的時候，準提你當個『長』，咱共產黨可不屈人材！」「快把那邪想頭扔掉了吧！看，你這麼一落後，把媳婦也給落後掉了——多漂亮的媳婦呀！」這本是老李的一番好心，可是小王認為老李是在有意的挖苦他，差點變了臉。

老李愛小王，他不願眼看着小王這樣落後下去，可是他又說服不了他，乾着急。沒法，他便把小王的思想問題告訴了區長。

一天晚上，小王正躺在牀上喘粗氣，劉區長一步闖了進來。區長拖長了聲音說：

「小王，病了嗎？」小王慢騰騰的爬了起來，說：「沒。」

「哼，還瞞着我啦；」區長微微一笑說。「你身子沒病，腦子可有了『病』了。」小王不明白這話的意思，眼翻弄了兩下說：「我的頭也不疼，記性也挺強，腦子有什麼病？」區長嘿的笑了。停了會兒，區長轉變話題說：「小王，今晚咱倆閒談談吧？」小王疑惑的看了區長一眼說：「好嘛。」

區長點了支煙捲，和小王對着面坐下。他深思了一會兒，聲音溫和而緩慢的說：「你今天看見咱合作社門前那輛汽車來嗎？」

小王莫名其妙說：「看見來——載的豆餅。」

區長說：「那輛汽車挺新——喂！汽車分幾個部分你能說上來？」

小王說：「說不完全，也能說個大概。」區長微笑着說：「你說說看。」

小王一字一板的說：「有舵，有發動機，有汽鍋，有車軸輪……」

區長說：「你說，你剛才說的這些，數哪樣重要？」

小王眨了眨眼睛，說：「舵最重要唄。沒有舵，汽車就這裏衝那裏撞，不走正道。其實——」小王想了想忽然又補充說：「說起來，哪樣都重要。沒有汽鍋也不行，沒有其他零件也不行。」

區長緊跟着問：「沒有軋輪，汽車能跑不能？」

小王乾脆的回答說：「當然不能跑啦！」

小王一說完，區長忽然兩手一合：「這就對了，這就對了！」

突然看見區長這很不平常的表情，小王覺得很奇怪。他問區長：「你問我這些幹什麼？」

區長說：「我問你這些，是想來幫助你解決思想問題。」小王一聽，「格登」低下了頭。

這時候，區長的態度更顯得沉着、溫和、親切，他認真的對小王說：「小王同志，你現在發展了一種很錯誤的思想——你怎麼能瞧不起交通工作，把交通工作看成不體面、不光彩的下賤事呢？」區長更靠近了小王，輕輕的拍着他的肩頭說：「小王，錯了呀，你那種看法一點理由都沒有呀。」區長猛吸了口煙，又說：「我為什麼從一部汽車開始談起呢？因為革命組織就好比一部汽車一樣，缺少一個齒輪、一個螺絲釘都不行。打個比方吧：咱們區政府裏有區長，有文書，有交通。光有區長和文書行不行？不行。必須有交通。要是沒有交通，就沒法領導鄉裏的工作。」說到這裏，區長忽然加重語氣說：「所以，你應該把交通工作，看成像汽車軋輪那樣重要，發動機一開，它就轉，

跑，前進！」……

接着，區長把交通工作的重要意義又講了很多，他說凡是革命工作都是重要的、光榮的。各個人的職責不同，是革命的分工不同；革命工作是不分賤、貴的。

過去，小王也多少知道交通工作的重要。但那時了解得還很抽象。今天，經區長這麼具體的一談，交通工作就在小王心裏有了沉甸甸的分量。雖然這倔強的青年人，並沒有當場承認自己的錯誤——他絲毫沒表示什麼，只是咬着嘴唇聽。——但是，他的額角上，卻流下了一滴一滴的汗珠來。

這一晚上，區長反覆耐心的對小王談了不少話，他講了些淺顯的道理、舉些真切的實例給他聽。區長談到小王的家庭生活，談到全國人民的生活；談到社會的過去和將來。小王的心裏豁亮了。

晚上，小王翻來覆去的睡不着覺。「汽車」在眼前咩咩的直叫，「車輪」在腦子裏轉來轉去，自己家中過去的貧困日子和現在的安適生活，一幕又一幕的映在眼前。

小王的家，在解放前是個窮家。每當青黃不接的時候，家中是日無逗雞之米，夜無鼠耗之糧。特別是一九四二年的春天，娘淘洗地瓜葉都染黑了手。地瓜葉沒有點豆麵、米糝子拌着攪不成塊，娘只好把它放在鍋裏燉着吃。地瓜葉吃淨了，就把瓜蔓碾成「麵」

吃——一家人瘦的皮包着骨頭，連推碾的力氣都沒有呀！

眼看着一家人要餓死。為了活命，娘就狠了狠心，把家裏的箱、櫃、傢具都賣光了。東西又不值錢，一集折變的錢兩天就吃光了。一天，真沒東西可賣了，娘就把東磨房簷底下兩塊接雨水用的鉛鐵，拿到黑羊山集上去賣，換回了半片花生餅。娘去趕集，孩子們都是跑出老遠去迎接。見娘籃子裏藏着東西，問娘買的什麼娘不說，想去摸摸，娘也不讓靠前。到了家，娘怕孩子們偷吃了，就偷偷的把花生餅藏在桌子底下的破缸裏。娘從早上沒吃一點東西，餓得眼前直發黑，也沒捨得吃一口花生餅，只找了塊鹹菜，吃點鹹菜，喝口涼水，來哄弄肚子。小王眼尖，娘藏花生餅時早被他看到了。他趁娘吃「飯」的機會，悄手躡腳的從缸裏掰了塊花生餅，躲在門後狼吞虎嚥的吃起來。小弟弟看見了就要來要，小王分給他少了，便使性子大哭起來。這下子被娘知道了，拿起了笤帚疙瘩就往小王的頭上打，一面說：「這是熬飯喝的，這是熬飯喝的！再叫你吃，再叫你吃！」打了還不算，又把小王手裏剩下的一口花生餅奪了出來。小王嗷嗷的哭了，娘也落下了眼淚。……

小王想到當時的情景，心裏一陣酸，眼淚簌簌的掉了下來。

解放後，小王家分得了土地、牲口和糧食，日子一天天好了起來。現在，家中吃穿